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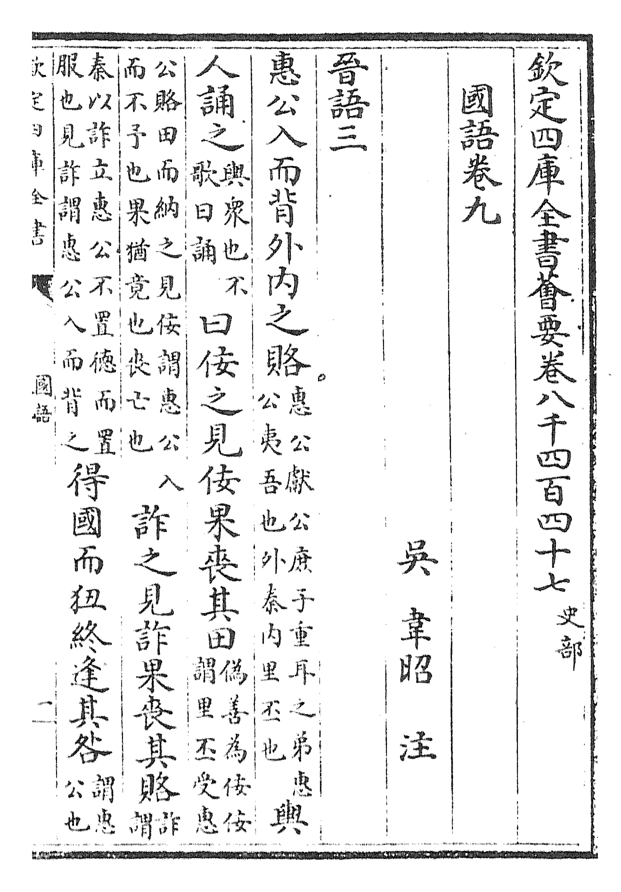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四十七 史部

國語卷九

吳 韋昭 注

晉語三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內里丕也輿人誦之輿衆也不歌曰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偽善為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予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



狃忕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丕鄭也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禍謂貪惏之禍也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偃晉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之故曰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為戒謀事揆義乃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

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唐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為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信為不誠信心行之不見誠也國斯無刑媮居幸生刑法也言惠公媮竊居位徼幸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也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爾有所有也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

其靡有微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微者亦亡謂子圉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也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言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為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言有惡於中心必播於外揚於民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或知下民必知其惡否也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也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

民矣（耿猶照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術道也魄兆見而民志隨之）光明之燿也紀言以敘之（敘述也）述意以導之（導開導也）明燿以照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先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君之過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言君當加罰也）不祥

懼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言死且有辱懼天之禍無後無後無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勿忘此占言禍將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也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於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名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問聘也謂報丕鄭之聘止留也以師奉

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也必出惠公必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也報問報丕鄭之聘且問遺呂甥之屬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泠至也將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也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鄭必作難於我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之子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謂罪不及也

子使於秦可哉可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共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及將見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言已誤丕鄭將待禍及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也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

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言晉君失衆焉能使衆殺爾父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爲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爲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丕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晉饑穀不熟曰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丕之黨仍饑曰荐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克也失天荐饑也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

有(代更也)補之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薦進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令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予)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汎浮也歸不反之辭也)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

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強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秦處亦當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韓原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一曰深猶重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順不可以為車右以家僕

徒為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戎御公戎車也)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也公次公車)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鬬士衆(欲鬬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在梁依秦)入也煩已(為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怠惰)鬬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忕也不擊而歸秦必狃忕而輕我也)一夫不可狃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

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衡橫也雕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也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

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丕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止戎馬陷馬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遂止於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

晉君與逐出之與以之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構交構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間隙之惡也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仇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也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

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耻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懷公也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惠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飴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動羣下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云讓肥取墝也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亡謂在外恤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也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為而

可何所施為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征賦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圉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敗也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仇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

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

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

君子則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不思大義）

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也）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不

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

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

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饔餼七牢侯伯之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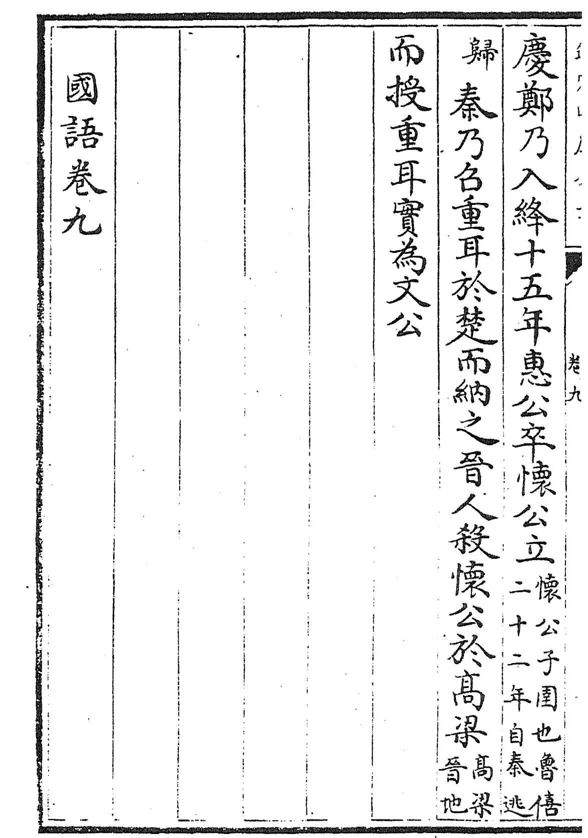
公未至蛾晳謂慶鄭（蛾晳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誤梁山雖令君見獲也）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来將獨伐秦（獨帥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也）而使君曹是犯也（曹蝕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况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

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也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繆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又乘鄭小駟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其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也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人君之明也此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晳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以報仇仇秦也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仇

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
不安不知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令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成而反之不
信成平也與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爲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
則威不行也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
公而質子圉君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
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
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進退
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

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

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也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



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名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國語卷九

謹案卷七第一頁前七行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
叔之子莊伯伐翼按此十六字刊本誤脫據宋
本增
第二頁前七行大夫占兆刊本兆訛色據宋本改
第四頁前三行立以爲夫人也刊本脫此句據宋
本增
第十六頁前二行左右異色刊本脫色字據宋本
增

卷九第九頁前五行易者易疆界也刊本脫易者

二字據宋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舉人臣陳紹貴

謄録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十五
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四十八 史部

國語卷十

吳 韋昭 注

晉語四

文公在翟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

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沒矣多讒在側沒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中道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勸使文公適齊會桓公季末之年可也兹可以親兹此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

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墣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明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後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時故歲在鶉尾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于王王來命之以為侯

伯諸侯故得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得覜始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覜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在齊一年而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也即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

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將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謂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以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

有咎天予不取敵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莘莘衆多也征行也懷私為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夙蚤也行道也皇暇也啟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也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也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鄭詩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與可畏也昔管敬

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上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上不畏威則有刑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能威民也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之多言也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

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也）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敗謂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殷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瞽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公子唯子子必有晉

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圍菀圃文公師于訾婁以逞之故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速也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

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也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胄公子實德晉仍

無道（仍重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

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

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幷幹也）止其舍諜

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

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

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

蓋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置璧於飧下）

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楨榦也禮賔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

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說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善

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也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其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降有禮之謂也降已於有禮也君其圖之襄公從

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也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闓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突字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也離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父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

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曰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岐山也荒大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則秩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穆侯之子仇也勠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儁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也）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禮兄弟晉鄭

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横木也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粱也無成謂死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

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顒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禾五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當禮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也子女美女也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也齒象牙也革犀兕皮也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流也王

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獲楚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櫜矢房鞬弓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德不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

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辭也約而不諂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屈也三材傳之天胙之矣謂狐趙賈三人也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止謂留為質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也媾厚也遂終也鄭過也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于魯僖二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

曰懷嬴與焉與為媵也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揮湔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適適妣子也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貿於秦時嬪嬙婦官也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為子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今與於五人歡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服也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寡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此女聽公子命公子欲辭姝於骨肉相取已欲辭不取也

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也後爲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姓爲兄弟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爲兄弟以言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昊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甥雷纍聲同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云繼別爲小宗非也繼別爲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爲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

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二人為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倉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也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

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褻黷其類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為婚姻也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道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言德姓異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也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已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從其命也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懼其未

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言此為明日將復燕中不勝貌恥也勝當為稱中不勝貌情貌相違也華而不實恥也有華色而無實事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成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五恥之門不閉塞者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也二三子敬乎

敬此五者明日燕秦伯賦采叔采叔五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卲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卲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穆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燿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

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言己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公子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沔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也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

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蓍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閉塞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

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趨也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卑乎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源流而不竭也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易以坤為衆坎為水水亦衆之類故云主雷與車內為主也而尚水與衆坎象皆在上故尚水與衆車有震

武也震威也車聲軒隆象有威武衆而順文也坤為衆為順為文象有文德為衆所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內有震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小事不濟壅也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遇坎坎為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故曰勿用有攸往一

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為足故為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覆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豫也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巡行也臣猶知之

而況君子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為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虛次也是居居其分次所主祀也傳

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為晉侯故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之虛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祀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言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晉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

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謫子圉大謫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也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傳曰大火為大辰伐亦為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三者皆晉邑召召其長也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告曉呂冀師退次于郇郇鄭地退師聽命也辛丑狐偃及秦晉

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上）（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勃鞮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子于屏内（樹謂之屏禮諸侯内屏）困子于蒲城斬子衣袪又為惠公從子于渭濱（渭濱渭涯也重耳在翟從翟君獵于渭濱勃鞮為惠公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汝也）若干二命以求

殺予（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予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也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反國也）猶未之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予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也）

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桓公也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腋袪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已惡汝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道予畀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鞮閹士故曰畀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己丑魯僖二十

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 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 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惡謂不恕也 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馹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適行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 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

心覆謂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皋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失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也為之備衛僕使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

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也振拯也拯淹滯之士匡正也正窮困之人資無予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也易道除盜賊也通商利商旅也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穡勸分省用足財懋勉也勉稼穡也勸分勸有分無也省用減國用也足財備凶年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也明德明德教也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為公子時也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

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也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稟之皁隸食職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注原憲為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大子又娶于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翟懼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于氾氾地名使來告

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也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圭瓚秬鬯武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也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邑戎翟間在晉東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右軍也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

殺之于隰城温隰城皆周地也昭叔通翟后與俱處温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周東都郟王城也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三君云隧王之葬禮昭謂六隧之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不可以二王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為政于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欑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也狎習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之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也）又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間諜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庇陰

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原地也傳曰退一舍而原降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又伐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也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怨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使請

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令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慍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

衆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於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衛宋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入於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罷也圍宋久興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鬭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鬭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

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騈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辠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辠同耳反撥也埤城上女垣僖三十年秋秦伯晉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

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也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亨之亨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禮禮餼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為信於心信於名名百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也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節藏以相振救如入于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

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郤縠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彌益也惇厚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賓共叔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

軍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辭曰夫三德者

偃之出也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晉臣也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為勳大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民之語在下衰之得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

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不在位不敢

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助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非

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
城伯也後受霍為霍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以道事其
君賴其功當有賞能領治其官職使不謬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且居有三賞不可廢
也言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可廢而不用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伍也三
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也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
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
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今合五益新上下
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

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佐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二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咫尺間也）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偃也）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治也）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夫晉大夫陽子也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俛（蘧蒢直者）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傴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聾聵

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瞶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傅贊導之則其成就可立竢也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時如小溲於廁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言其易也文王在母不憂在母孕時體不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奉事父王王季使不加怒孝友二虢善兄弟為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

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謂大姒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而咨于二虢咨謀也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大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柔安也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也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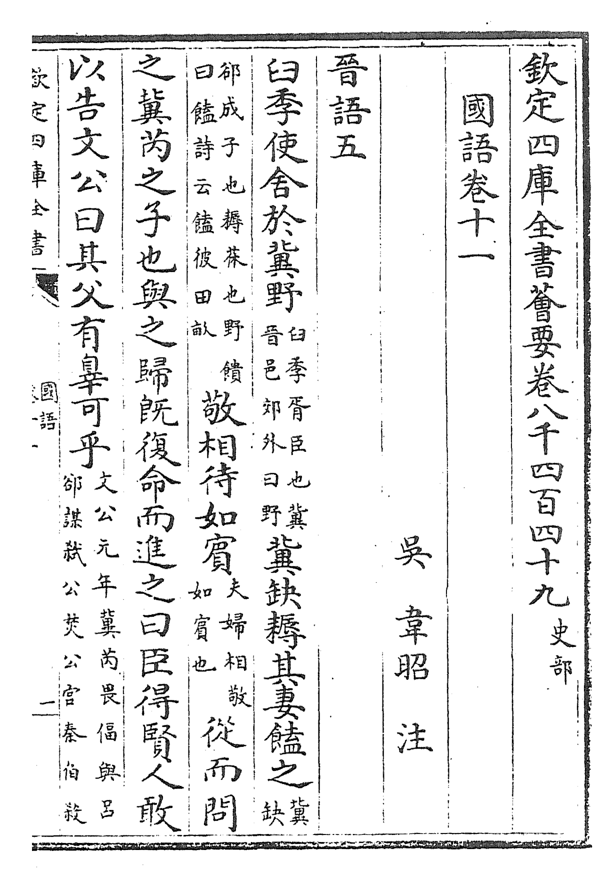
王為政諮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 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蒢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主擊鎛鎛鍾也蘧蒢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脩聲無目於音聲審故使脩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也以實裔土裔荒裔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

成濟者就而通利之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終述善文公之事欲用其民用用征伐也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盡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汜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盡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以乎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名作三軍唐尚書云立新軍之上下也昭謂此章言文公

之初未有新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大政謂掌國政也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或云溱即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即可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強也

國語卷十



國語卷十一

吳　韋昭　注

晉語五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耨其妻饁之冀缺郤成子也耨茠也野饋曰饁詩云饁彼田畝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也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辠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郤謀弑公焚公宮秦伯殺

之故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諡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父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予之冀故云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甯晉邑今河內脩武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

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皃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皃情之華也容皃者情之華采言皃之機也言語者容皃之樞機身為情情生於身也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皃也言也三者合而後行釁隙也今陽子之皃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皃為匱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皃強為之其卒將復復反也反其情也中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外內類而言

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瀆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

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之詳熟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譓辨察也

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兒以蓋其短也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尚其材能也

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

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采于賈字季它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狐鞫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厥也靈公襄公子夷臯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也干犯也行軍列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于公朝莫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名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為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

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否）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始終其志是行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長帥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所以明教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

盟主而不脩天罰脩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上師旅樂正上鍾鼓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弟晉大夫原同也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鍾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以聲章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謂鉦也敬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爲蹔事也蹔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

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歛以雕牆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蚤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也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也觸庭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臀也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升婦人笑于房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為政

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乃老乃告老也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之乃與為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兒冠也笄簪也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于鞍獻子時為司馬將

斬人以戮罪在可赦之者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如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氣兒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甲冑而效

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匝也華不注山名齊地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武子憂望也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代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屬猶注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來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侯也在

魯成三年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慭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慭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棼皇晉大夫楚鬬伯棼之子也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下道辟傳車

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夫國主山川主為山川主也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縞素也出次次於郊也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

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皃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辨智也陽子處父也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犁焉亟疾

也索求也慭願也庇覆也州犂伯宗子伯州犂也得畢陽畢陽晉士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犂于荊荊楚也犂奔楚為太宰

國語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五十　史部

國語卷十二

吳　韋昭　注

晉語六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于鄉大夫先生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主莊子趙朔之謚也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皃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也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也見范文子文子范燮也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瞍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風也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祅祥於謠辨別也祅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丙之辰檿弧箕服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

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郤錡也）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晉卿韓厥也）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糞除論自脩潔）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也）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脩德勉為卿也）成子

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也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子靈公文也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郤犨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不如誰可以求其次不欲其自進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

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也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不足稱述知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輙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

者也乎哉言供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方賄財也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荀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土當行不得也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十六年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苦成叔郤犨欒黶欒書之子桓子也郤犨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莊王之子審也夷作當夷為是夷也也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鬬志故可勝也夫陳不違忌一間也違

經也忌謂晦也間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南夷不與陳不欲戰也 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陳不整齊也 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譁囂也 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己專其美也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縓跗注兵服自要

以下注于跗見王必下奔下下車奔走也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事戎事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傷也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之為障耳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拜下手至地也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

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衆也靖安也言内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内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於大臣内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也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也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

過忍以義斷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而忍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僥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偏有一也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

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脩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

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産將害大益姑無戰乎産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獲惠公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衆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於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

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于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犫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不潔公所為遂殺諸翼

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蟜為御故殺三郤長魚蟜又以兵刼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後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將謀謀所以距扞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宣子也自公族為公

族大夫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平塞井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是也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言義不及匄而匄言之是為有姦故必為戮苗棼皇曰善逃難哉文子欲匄讓大臣不掩蓋人是為避難既退荆師於鄢陵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傳曰晉師三日館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馬前也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佞才也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庸用也焉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

脩德以報晉乎 君與二三臣其戒之 戒備也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 宗宗人祝祝史也 曰君驕泰而有烈 烈功也 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 私嬖臣妾也昭顯也 昭私難必作 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 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 祈求也 先難為免 免免於亂 七年夏范文子卒 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 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公殺三郤 欒中行畏誅乃殺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茷也傳曰囚楚公子茷）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晉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王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也）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已郤至也）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周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

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之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知人不詐為詐則不為知仁人不黨不羣黨也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為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

為亂也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蟜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脅劫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將圖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德綏之以刑謂誅除也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犇翟三月

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嬌斧雅闔月欒中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殺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嬖大夫也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威行威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趙盾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姊也與盾之弟樓嬰通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雖卒存趙氏未可以與殺君也在魯成十八年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能事君安

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謂果敢行其志也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十二

謹案卷十第七頁後二行趙夙之弟也刊本夙訛氏據宋本改

第十頁後三行然則請止狐偃刊本脫然字據别本增

第十頁後五行媾厚也遂終也刊本作媾厚于其罪也據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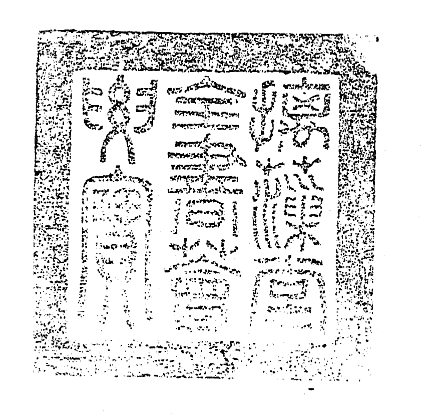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八行郇鄭地刊本鄭訛晉據宋本改

第三十頁前一行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刋本脱若字據宋本增

卷十一第一頁前六行郤成子也刋本成訛之據

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